

段祺瑞二三事

楊際泰



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時的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

通電迫使使宣統

遜位

段祺瑞別號芝泉，前清道光二十年（公元一八四七年）出生於安徽省合肥縣，因為他是民初風雲人物，知名度極高，人們背地都稱他段合肥。年輕時，很會圍棋，所用的弈楸（就是棋枰，通稱棋盤），和黑、白棋子等等，都特別華貴。他和人對弈，不論授予二、三子，到了中押，對方多會棄子投降。因他在未舉手之前，就經考慮清楚，所下的棋，都非常穩妥。他本來就很沉着，思慮細密。後來從事軍政，運籌帷幄，都操勝算，有人稱許是因他

善弈的結果。

前清光緒年間，段祺瑞畢業於天津武備學堂，不多時遊學德國（時未分東西德）畢業後，回國應袁世凱（字慰庭河南項城人）之邀，幫助訓練新軍，並兼任北洋武備學堂監督（等於今之校長），因此北洋派軍人，多數是他的學生。

辛亥革命軍興，段祺瑞受任為陸軍第二軍軍統（等於軍長），奉袁世凱之命帶兵前往武漢與革命軍作戰。民國元年元月二十六日，袁世凱授意：由段祺瑞聯合清軍將領四十二人（後來加到五十人）由段祺瑞領銜，倡言主張共和；並通電迫使清帝宣統遜位，宣統隨即頒布退位詔書。經由中華民國政府同意給予優待條件，仍待宣統以外國君主之禮，准他暫住皇宮，並由民國政府保護其財產，年給歲用四百萬元，滿清的福祚，就此完結。

民國成立，袁世凱繼孫中山先生為臨時大總統，任段祺瑞為陸軍部總長，過了一年命段祺瑞更代理內閣總理（第一次組閣），足見袁世凱總統對段祺瑞之器重。但袁世凱滿心打算稱帝，解散國會，毀棄約法，迫害國民黨人，帝制自為，段祺瑞認為不妥，極力勸阻，袁竟不聽，段祺瑞

由是稱病辭職，退居山西。

約過兩年，民國四年（公元一九一五年）一月十八日，日本利用袁世凱稱帝野心已露迹象之時，提出蠶食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，使中國淪為半保護國，並限袁世凱於五月九日作滿意的答覆；否則將採必要的手段等危言恐嚇。袁世凱趕於五月九日晚十一時命外交總長陸徵祥、次長曹汝霖將二十一條保留一些外，餘均承認，星夜送與日本公使日置益，這就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沉痛的「五九國恥」。

民國四年八月十四日袁世凱指使楊度等發起籌安會鼓吹帝制，十二月代行立法院宣稱全國民意改政體，推袁世凱為皇帝並改元洪憲，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鍔、唐繼堯等在雲南起義討袁擁護共和，民國五年三月袁世凱下令撤消洪憲年號。袁世凱稱帝，僅百日而帝制取消，又兩月羞憤而死。袁世凱實國與稱帝期中，是當時全國各黨、各派無分畛域，最團結、最合作一致討袁的時期；蔡鍔（松坡）等更率部與袁軍苦戰——雲南起義，袁世凱退位，段祺瑞復出組織責任內閣（二度）。

國務總理陸軍總長

袁死黎元洪繼任總統，馮國璋為副總統。民國五年五月二十九日，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並兼陸軍部總長。民國五年七月十四日下令通緝帝制罪魁楊度、梁士詒等人。段祺瑞就任國務總理後，以徐樹錚（字又錚）為秘書長，段祺瑞與徐樹錚與黎元洪總統之間，因為總統府與國務院職權之爭日漸不和。

民國六年四月五日美國對德宣戰，勸告中國採取一致行動，段祺瑞欲借參戰之名，尋求日本援助，以實現其以武力統一中國的意圖。便利用督軍團以相要挾。四月二十五日段祺瑞聯絡各省督軍通電支持擁護他對德參戰的主張。五月十日製造人民團體代表包圍眾議院議場，毆辱議員，強迫通過參戰案，國會議員憤而撤銷議案，反對段祺瑞任職；段祺瑞則指使督軍團通電要求總統解散國會。五月二十三日黎元洪總統順從國會要求，將段祺瑞免職，以外交總長伍廷芳代理國務總理，隨即獲得國會通過，段祺瑞憤然離京赴津，領導督軍團宣佈獨立與國會爭持時（史稱督軍團叛變），安徽督軍張勳不與其事，表面以調解人自居，自徐州北上先在天津會晤段祺瑞，再到北京，聲稱調停黎元洪與段祺瑞之爭執，暗中進行擁戴溥儀復辟之陰謀。段祺瑞及馮國璋、徐世昌等，均深知張勳等的計劃。獨黎元洪誤信張勳地位超然，命其到北京斡旋。張勳率其辦子軍五千人於六月八日到達天津，要脅黎元洪解散國會。黎元洪被左右包圍，於六月十二日下令解散國會。此為民國以來破壞法統的第二天，段祺瑞利用督軍團稱叛，則為北洋軍人割據的先聲。六月十二日張勳到北京，滿清遺老康有為等續到，共商復辟的進行。陸軍總長王士珍、步軍統領江朝宗等於七月一日早晨同入清宮，假借黎元洪、馮國璋等名義，要求清廢帝溥儀復辟，下偽詔改陽曆為陰曆，以民國六年七月一日為大清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（見王成聖著中國現代史話），恢復滿清官制，一連頒下許多詔旨，大封功臣。

馬廠督師討伐張勳

張勳擁廢帝溥儀復辟，首義討伐者，為段祺瑞，段祺瑞在天津家中正因溥儀復辟而焦急，見梁啟超、湯化龍兩人來，大喜，以事貴迅速，遲恐變多，於是同乘汽車至馬廠。段祺瑞剛離家，警察即來。因張勳預料復辟之事必為段祺瑞所反對，為先發制人計，急電天津警察廳派警監視段祺瑞，但已無濟於事。

段祺瑞既到馬廠，即行通電討逆，重要文稿都是梁啟超所撰擬，當時各省督軍多取觀望態度，有的尚且贊同溥儀復辟。見到段祺瑞電文，立即翻然一變。曹錕事前與張勳本有默契，至此乃對段祺瑞電報，首先響應，並即日出師討賊，一致再造共和。足見當時達官要人「看風轉舵」之一斑。

復辟之變既起，黎元洪走避日本公使館，致電馮國璋請其代行總統職權。此時人心激憤，雲南首先起義，各地響應，討伐張勳之聲，好似排山倒海之勢。段祺瑞初時對張勳向他表示要擁廢帝復辟之事持觀望態度，繼料其事必難成，乃不助張勳，亦段祺瑞老謀深算的一例。七月三日段祺瑞在天津附近馬廠地方督師，組織討逆軍，自兼總司令，分三路進攻北京，張勳逃入荷蘭公使館，殘部全數投降，這又是段祺瑞深算成功的一例。

民國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意大利加入協約國，對奧宣戰，導致歐戰爆發，中國本來宣布中立；後因德國用潛艇政策，引起各國不滿。至六年四

月五日美、日兩國憤而邀請中立國一致對德宣戰。同年八月一日副總統馮國璋抵北京代行總統職權，重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，段祺瑞素為力主參戰者，同月十四日未經完成立法手續（未經國會同意），即行宣布對德宣戰。自後段祺瑞一面握有參戰軍；一面則握有所謂新國會，隱然居於太上內閣地位。

段祺瑞與進步黨本有相當關係，段與黎元洪之決裂，主因為參戰問題，而參戰即進步黨領袖梁啟超所極力主張的。至討伐復辟成功，雙方關係，更大為增進。段祺瑞馬廠即已奉到黎元洪令，命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，因就天津為組閣的準備；邀梁啟超長財政、湯化龍長內務、林長民長司法。

梁、湯、林入閣，為進步黨最盛時期，段祺瑞自討逆成功，再出組閣，主張照第一次革命先例，召集臨時參議院，並定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後，再行召集新國會。

段祺瑞的親信徐樹錚聞梁啟超、湯化龍入閣，全出段意，大不謂然，謁段祺瑞力爭，段不為所動；且力誡徐樹錚勿得多事。徐樹錚不得要領，逕自往見梁啟超，而告梁啟超：「若長內務我輩極表贊成，至濟武（湯化龍號濟武）則非公比，只可主持教育，以資熟手；內務任重，恐非所宜。」等語；梁笑答：「我們認贊合肥（即段祺瑞）削平叛逆，本意祇在保全國體，豈敢絲毫有所希冀；雖承合肥盛意相邀，仍決辭謝。徐樹錚辭去後，梁、湯聯袂謁段，堅辭入閣。段說：「此必又錚從中作祟」，即就電話呼徐嚴斥，並說：

「倘使任公、濟武不肯入閣，你以後不必來見我。」梁、湯聞段對又錚的話，知段祺瑞任用梁啟超、湯化龍的意念堅決，即不再異議。

與進步黨人的恩怨

段祺瑞平素雄心勃勃，喜歡羅致人才，且極力主張向日借款，以擴充武力。滿清遺老鄭孝胥（蘇戡）閒居上海，以文字書法自娛。夙亦主張向日借款，前清末葉的川粵漢鐵道借款，表面雖出自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經理籌劃，暗中實係鄭孝胥所策動，他從前所作之「借款救國論」與段的主張，深相吻合，段特去電請鄭入閣，要鄭出長交通部，希望以鄭孝胥的名士頭銜，一新耳目；詎鄭孝胥覆電：「家有小事，弗克應召」辭不就任。

段祺瑞與進步黨結合，始自對德宣戰問題及至馬廠誓師，愈益融洽。他力邀梁啟超、湯化龍等入閣，且畀以最重要之財政、內務兩部，不僅愛重用人才，且為推誠相與之表示；然因此招致段祺瑞左右之嫉忌。自梁啟超、湯化龍入閣以後，雙方感情日趨疏隔。段祺瑞對梁等雖有信心，不過僅祇他一人；究不敵環繞左右者之譏謔，於是信任梁湯等的問題，積漸便日就低落了。

選舉本來應歸內務部主持，而新國會選舉，竟全由徐樹錚等暗中操縱，內務總長湯化龍幾乎不能過問；借款本應由財政部主管，而對日本借款竟由曹汝霖輩秘密辦理，財政總長梁啟超幾乎不得與聞，名為閣員，實則等於虛位。借款關係國脈，勢不得無言；言而不聽，勢不得不求去，

徐樹錚等更藉此指梁啟超等為有意拆臺，段祺瑞對徐樹錚之言竟信而不疑。計梁、湯等自民國六年七月十七日入閣，至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隨同段祺瑞去職，表面若相終始，而精神則早已分離矣。

段祺瑞去職僅數月，於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再度出組內閣，仍繼續其借款政策，其時進步黨則以在野地位力加反對，該黨在北京所辦國民公報及晨報，對於段內閣借款消息，時有披露。

進步黨認段派對於梁、湯、林（長民）三人中，與湯感情最惡，以梁為學者，林近政客；惟湯則黨的意志特強，故段派嫉之亦特甚。後來湯遊美歸途中被刺身死，段祺瑞並不派人致唁，追悼之日不蒞弔，不送輓章，若已絕交者；始則膠漆，終則水火，其與進步黨交往的結局，不無今昔不同的感慨！

與馮國璋明爭暗鬥

馮國璋與段祺瑞執政時代，府、院之間，仍然明爭暗鬥，頗為劇烈。早在民國元年革命軍佔領武漢，清廷起用袁世凱命馮國璋率師南下，奪回漢陽，清廷大加賞賚，賜馮以爵位，袁世凱恐馮圖功心切，不明袁本人意思所在，驟破南北均勢，乃將馮國璋召回，改以段祺瑞代馮，馮雖口不敢言，內心實感不快。且段祺瑞曾聯合將校通電主張維持君憲；第二次又聯合將領通電主張採取共和政體，奠定大局，威嚇清廷，旋乾轉坤，均由段祺瑞發動，馮國璋反而寂寞無聞，馮對段祺瑞深懷嫉忌，自不待言。

馮國璋、段祺瑞既不融洽，且利害相反，兼以府、院爭權。段祺瑞主張法統中斷之說，馮國璋居元首地位，並未稍持異議。馮繼黎元洪的總統任期適已屆滿，除拱手讓位外，自然一籌莫展；原欲與反段之研究系及舊交通系，密商聯合，以拆段氏之臺，而未計及自己之任期迫屆，武器一失，怎樣與人爭衡？最終雖與段祺瑞同時下野，稍解憤恨；但段祺瑞一面擁有所謂參戰軍，一面則握有新國會，顯然居於太上內閣地位；而馮國璋則悄悄引去，從此與政治絕緣，豈非失敗之甚耶？馮國璋幕府無人才，於此亦可窺見一斑了。

徐世昌與北洋系關係甚深，他的地位，僅次於袁世凱，官階在前清末葉，已遠超馮國璋、段祺瑞之上；但徐世昌是文人，無兵權在手，不能不讓馮、段先著祖鞭首先騰達。當黎元洪與段祺瑞互相交惡時，黎曾派專使往邀徐世昌入京，名為調解，其實欲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之職，而求徐世昌為之助力。所派專使，與黎元洪雖有舊交；但平素不滿黎之所為，因恐徐世昌陷入漩渦，且於段祺瑞有所不利，乃避開同行者之耳目，於夜間就火車中取寸紙，趕書幾字，搓為紙丸，囑晤見徐世昌時，秘密交付，徐世昌閱後便託辭婉謝，先行下車而去。

當時兩人神授、意會，絲毫不露痕迹，即此足見徐世昌之機警及其對於時局的關心深沉。亦因此與段祺瑞成為知己。後來馮國璋與段祺瑞齟齬，徐世昌居間調處，又能不涉偏頗，故能造成馮、段同時下野，同擁徐世昌出山之局。

愛才善任不涉私心

段祺瑞之子段宏業，為段所深惡，段謂其昏庸不足任事，段祺瑞主政雖久，而段宏業初未嘗稍參帷幄，更未畀以任何職務。民國六年，段任國務總理，湯化龍因公務謁段於私邸，適段與宏業對弈，湯化龍作壁上觀，局終，段大負，急以手亂之，怒斥說：一無所能，乃徒工此，有何用？段宏業面孔慚愧發紅而退。段之好勝，於子猶如此；其與他人對弈之常勝，未始非對方知段好勝，故意詐敗以取悅於段，湯化龍聞段祺瑞訓斥其子，益信其不滿兒子段宏業之傳聞。

民國十三年，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，忽然大為信任其子，一時段宏業幾有左右其父之勢。段祺瑞的親信本來有安徽（皖）與福建（閩）兩派，皖派欲排斥閩派，乃擁段宏業以增其力量。湯漪、章士釗等人均依附段宏業，常於段祺瑞之前譽段宏業能幹，段以湯、章名望甚高，今既歸心其子，則輔佐有人，當不至貽誤大事，因此漸依從其子段宏業之言，而信任之，於是遂有太子派

之稱。實則其時段祺瑞已年老，愛子之情漸生，亟欲乘時為其子稍事基業。又因輒經世變，已覺父子之親，為較可靠。湯、章等察知隱情，便假擁護太子之名，以售其攘奪權位之計，此即段祺瑞於其子，由知而至於莫知的原由；段祺瑞並非無知子之明，徒以由於一念之私，中有所蔽，遂不免於始明終闇了。

段祺瑞智慧甚高，愛才善任，不涉私心，即對其親生之子，雖頗聰敏，亦擅弈棋，祇因未合其意，亦不予提挈。段早歲飛黃騰達，才長將將——率領清軍將官至五十人之多，通電主張共和，迫使清帝宣統遜位。勸阻袁世凱稱帝，袁不聽，即毅然辭職，毫不戀棧，不愛官位。都是難能可貴的。復辟之役，組織討逆軍，起兵討伐張勳，歐戰發生，力主參戰，贏得勝利，既握有參戰軍。更且博得輿情，國會各議員信服其領導，誠屬難能可貴。下野之後，復被任為國難會議委員，共籌救國大道，在民初政要中，可算是識時務的俊傑之士，年七十善終於滬寓，人們稱許他財子、壽三全，為福慧雙修的怪傑，實不為過。

中外文庫 寸草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，思親、懷舊、憶往，至情至文，感人至深，附珍貴圖照多幀及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回憶奶奶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